



华夏全媒体
主管主办
华夏日报社出版
国际标准刊号
ISSN2521-0289

社委会
方智平 江 单 李 青

编委会
江 单 李 青 张邦毛
董 哲 梅任重

专家委员会
李增勇 张华勇 龚德贤
黄 浩 朱文强

顾问 | 方智平 邓 飞
名誉社长 | 李克炎
社长、总编辑 | 江 单
常务副总编辑 | 李 青
副社长 | 钱正云 张存猛
副总编辑 | 周应文 董哲

采访中心
主任 | 董 哲 (兼)
编辑中心
主任 | 罗 阳
评论新闻中心
主任 | 张 颖
经济新闻中心
主任 | 黄道华
区域新闻中心
主任 | 潘利求
文旅新闻中心
主任 | 许平安
群众工作中心 (内参部)
主任 | 张学江
国际新闻中心
主任 | 黄 浩 (兼)
融媒体中心
主任 | 金 松
新闻影像中心
主任 | 罗明荣
经营中心
副总监 | 严明川
品牌战略中心
主任 | 骆 闻
先锋文化出版中心
总编辑 | 唐吉民
营商环境研究中心
主任 | 黄开堂
副刊编辑中心 / 《思想者》
编辑部
主任 | 艾华林
思想者电台
主编 | 郭园

驻境外记者
驻澳门记者 | 王 强
驻台北记者 | 黄昭蓉
驻东京记者 | 向建国
驻新加坡记者 | 毛周
驻新德里记者 | 黄朝
驻阿拉木图记者 | 周璐
驻耶路撒冷记者 | 贺友
驻加州记者 | 黄 浩
驻开罗记者 | 吴志刚
驻莫斯科记者 | 朱可夫
驻奥斯陆记者 | 向建军
驻伦敦记者 | 邓联辉
驻巴黎记者 | 卢伟平
驻巴西利亚记者 | 尹志强
驻堪培拉记者 | 欧阳子

别让祝贺官员校友履新沦为攀附权力的文字谄媚

一篇校友履新的祝贺推文，引来网友“油腻到生理不适”的评价，真正刺痛大众的，不是祝贺校友履职这件事本身，而是字里行间弥散开来的慕权心态，以及评论区那句刺眼的“你的嫡系师弟”，把圈子攀附、人身依附那套世俗潜规则赤裸裸摆到了公众面前，读来令人反胃。

干部履新，组织依法任免，是正常人事工作。校友取得事业上的进步，母校、校友群体表达一份朴素的祝福，本无可厚非。可祝福与吹捧之间，隔着一条清晰的底线：祝福尊重制度与公权，吹捧膜拜身份与级别。这篇文章本身，通篇铺陈履历，渲染高光，极尽溢美；而评论区“嫡系师弟”四

个字，则撕开了温情脉脉的校友外衣——不再讲同窗情谊，不讲共同的校园记忆，直接套上“嫡系”的江湖称谓，把公共岗位上的公职人员，当成可以攀附靠拢的山头，把校友关系异化为利益勾兑的人脉跳板。

何为“嫡系”？这是江湖圈子文化的黑话，暗含人身依附，暗含站队投靠，暗含希望借对方手中公权，为自己谋得便利的小心思。公共治理语境之下，公职人员是为一方百姓服务的公仆，不是谁的山头宗主，更不该拥有什么所谓“嫡系师弟”。校友只是求学阶段的共同经历，不等于私人人身纽带，更不是经营关系、钻营门路的入场券。一句轻飘飘的“嫡系师

弟”，把八桂大地教书育人的校园情谊，降格成了世俗官场的小圈子，难怪网友直言作呕。

更值得深思网友那句尖锐拷问：如今身居高位便蜂拥而至捧场恭维，倘若将来此人因贪腐违纪落马，这批忙着套近乎的人又会作何姿态？现实里这样的剧情早已反复上演。有的人在官员风光时，忙不迭攀亲叙旧，恨不得把八竿子打不着的渊源都挖掘出来，以此为荣；一旦官员东窗事发，这些攀附者便瞬间销声匿迹，避之唯恐不及，绝口不提昔日“同门情谊”。捧的时候极尽肉麻，出事之后集体隐身，这种趋炎附势的双重标准，正是圈子亚文化最丑陋的一面。

高校的校友文化，

本该是守望相助，激励后辈脚踏实地干事创业。优秀校友的榜样力量，应当来自于履职尽责、为民干事的实绩，而不是单纯来自职位高低。可当下部分公众号、部分校友圈子里，却弥漫一股“慕官”风气：宣传校友先看级别高低，优秀与否拿官位衡量，对身居要职者浓墨重彩大肆渲染，对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的普通校友视而不见。同窗之谊慢慢变质，变成一张功利化的人脉名片。大家结交校友，不是感念青春，而是盘算能不能借上对方权力的东风。

我们不反对祝贺履新，反对的是把对公权的敬意扭曲成对个人权势的崇拜；我们不反对校友往来，反对的是把同窗情谊异化为攀附钻

营的工具。公职人员手中权力来自组织信任，来自人民托付，权力只能对人民负责，不能用来经营私人师门、嫡系圈子。

作为校友，最好的致敬，是期待他恪尽职守，造福一方百姓，而不是急着冲上去，贴上“嫡系”标签，忙着站队套近乎。文字上的谄媚，本质是思想上的跪拜。校园应当是涤荡世俗功利的地方，而不该成为圈子文化、人身依附的发酵场。愿校友之间，多一些奋斗共勉，少一些趋炎附势；多一份对公权的敬畏，少一点钻营人脉的算计。不要让本该纯粹的同窗缘分，沦为一场令人不适的捧臭脚表演。

■首席评论员 钱正云

别拿理论的标尺，丈量打工人的生存重量

北大教授张丹丹谈灵活就业竟称：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，网友：天大的讽刺，饱汉不知饿汉饥。（2026 年 8 月 21 日 凤凰网）

“一个大学教授满嘴跑火车，满嘴的谎言，充当愚民的工具！”“建议即日起让张丹丹灵活就业，给她最大的福利，给她最大的自由！”北大教授张丹丹“灵活就业本身就是一种福利”的说法爆出来之后，网上骂声一片。大多评论都停留在批评专家脱离现实，站在高处不知民间苦。这种感受我感同身受，但很多讨论容易陷入情绪宣泄，很少去深挖：为什么一句学术观点，会戳中这么多人内心最敏感的地方。

在经济学教科书的框架里面，道理讲得十分漂亮。稳定工作要遵守考勤、服从管理，牺牲一部分个人时间，换取社保、薪资稳定；灵活就业不受坐班束缚，换来时间支配权，保障少一点，属于等价交换。

仿佛劳动者手里始终握着两道选择题，可以随心挑选安稳或者自由。

可现实社会，根本不存在这种理想化的平衡。

现实里大量走入灵活就业赛道的人，不是厌烦朝九晚五，不是向往所谓的时间自由。而是现实把别的路堵死了。中年遭遇裁员，年龄门槛把人拦在正规企业门外；毕业生逐年增多，好岗位竞争白热化；还有一部分人，要照顾家庭，客观条件不允许全职上班。对他们而言，跑外卖、干日结、接零活计，不是主动择业，是活下去的备选。

所谓的“灵活”，很多时候不是权利，是被动妥协。风里雨里接单干活，没有底薪，干一天才有一天收入。生病受伤，收入直接断掉。这种被生活逼出来的状态，被包装成一种“福利”，这才是让人心里不舒服的根源。

更值得深思的一点，很多舆论争辩的时

候，无意间掉进这套话术的圈套：好像保障缺失，是劳动者为自由自愿放弃的东西。但现实是，我们现行整套劳动保护规则，生成于传统工厂、固定劳动合同的时代。这么多年，平台零工、短期劳务已经发展成规模巨大的就业形态，社会保障体系却没有同步跟上。

不是劳动者主动不要五险一金、工伤保险。而是现有制度，很难覆盖这一群体。同样是出卖劳动力，全日制职工有企业承担责任，出了事故有一套成熟的维权路径；灵活就业者一旦出事，平台、外包公司互相推诿，维权之路举步维艰。这是制度建设滞后留下的缺口，不能转化为“换取自由的代价”。把体系的短板解释成市场交易的一部分，本质上是在转移本该承担的公共责任。

当理论把生存困境合理化，伤害就已经产生。底层劳动者辛苦谋生，已经承受收入不稳

定、风险自担的压力，还要被一套精英话语告知：你现在的处境，是一种福利。普通人愤怒，本质上是抗拒苦难被美化。

我们并不否定灵活就业的社会作用。客观来讲，它吸纳了大量劳动力，缓冲了就业压力，帮无数家庭渡过难关。但它的价值，体现在就业兜底功能，而不是什么值得称颂的福利。灵活就业可以作为社会缓冲垫，但不该被美化成理想就业模式。

学者做研究，不能只盯着报表上的数据，困在模型里面自圆其说。学术研究最终要落地到人，看见数字背后一个个活生生的家庭。纸上推演出来的均衡，不能凌驾于普通人真实的生存体验之上。

解决问题的落脚点，不该是反复去美化现状，而是实实在在补短板。

我认为，首先要完善适配零工群体的保障制度。打通灵活就业者

参加工伤保险的通道，降低参保门槛，不把保障和传统劳动合同强行绑定，让打工人干活的时候心里有底。

其次还要约束平台和外包用工乱象。厘清各方责任，整治随意罚款、拖欠劳务报酬，简化维权流程，不要让劳动者维权耗费巨大时间和精力。

再就是要持续扩充高质量就业供给，完善职业技能培训。让更多人拥有真正的选择权，让灵活就业变成可选之路，而不是无路可走之下的唯一出路。

自由从来不等于福利。没有保障作为底色的灵活，更多的只是漂泊。评价一种就业形态，不能只看形式上是否自由，更要看劳动者的权益能不能得到安放。纸上的理论再完美，也抵不过人间烟火的真实重量。

■首席评论员 董哲

